



朱嶽棣

春秋繁露卷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卽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

春秋繁露

卷九

一

而終其刑戮。折夭之民是也。夫人一作民有義者。雖貧

能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

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

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

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

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

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

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

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惟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



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焯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焯。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惜以必正之。旨。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春秋繁露

卷九

二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大夫蠶。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畢。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

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

春秋繁露

卷九

三

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礧礧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一作衆知類也其

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子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况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賢。是以

春秋繁露

卷九

四

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群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鷄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

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已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之避。禮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植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

春秋繁露

八卷九

五

姓也。滅國五十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郤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或有母字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隕石於宋。五。六。鷓。退。飛。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

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路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邕來首戴池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迹歸。鄭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會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

春秋繁露

入卷九

六

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而人寶。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失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彗于東方。太辰北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芘入。霄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自一作階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責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

春秋繁露

卷九

七

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壞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隣之幽人。

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一字無言會微國之君

卒塋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

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臭我邾

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

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不言日其

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

近內也

春秋襄公廿一年邾庶其以漆閭止來奔左氏曰庶

其非卿也公羊曰邾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二十三

春秋繁露

卷九

八

年邾甲我來奔杜注甲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君之罪公羊作臭我邾婁大夫也穀梁作昇我

春秋繁露卷九終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之。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謫火角切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而命也。號之爲言。謫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

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侯。奉之天子者。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曠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曠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

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徃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徃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徃。四方不能徃。則可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受。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

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各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謫。力但切。誣言相加。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

春秋繁露

卷十

三

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旣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枉。枉疑。枉如甚切。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枉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枉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

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
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
有情。欲柢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
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
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
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
不能柢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
一本無上七字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
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

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
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
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
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以實言者。弗扶將
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
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
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
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
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

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

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曉者待

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春秋繁露

卷十

六

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纒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任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

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古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善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之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

春秋繁露

卷十

七

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以能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

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縮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蘇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質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而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士之聖人見

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爲之。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間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

春秋繁露

卷十

九

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

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春秋繁露

卷十

十

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終

爲人者天地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

春秋繁露

卷十一

二

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出之也。使其出也。荅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

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
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
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
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
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
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
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
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
春秋繁露 卷十一 二
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
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
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
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
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
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

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逆。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各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實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有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上。陽。諸在下者。皆爲其下。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

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易。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

春秋繁露

卷十一

五

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蝴蝶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

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僭僭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春秋繁露

卷十一

六

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大仁也。天覆育萬物。旣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

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而有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

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難居中央。亦歲云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

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者陰也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燭火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浹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

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

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

春秋繁露

卷十一

九

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蹕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滿未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

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內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辯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

春秋繁露

卷十一

十

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者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

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踈陰，任德

春秋繁露

卷十一

十一

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
休也。陰氣始出東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
其伏也。是故陽以兩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
爲位。以南方爲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
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休而避德於
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
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
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
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

卷十一

三

春秋繁露卷十一終

春秋繁露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宋本諸本皆闕數句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別合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常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多勝少者借入。入者損益。而出者

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

春秋繁露

卷十二

一

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

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

此見

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燠。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

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之者實也。故清漂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

春秋繁露

卷十二

二

喪。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

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

春秋繁露

卷十二

三

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

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

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

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

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

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

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

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

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

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右由下適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春秋繁露

卷十二

四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伏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

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爲。

春秋繁露

卷十二

五

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

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
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與陰陽
各居幾何。薰與漂具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
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
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溧下霜
出。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
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溧
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
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

春秋繁露

卷十二

六

物而雪加。空空者。直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
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
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
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
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
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
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樂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春秋繁露

卷十二

七

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在也。有疎而遠也。有欲目益也。有欲目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

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踈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

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之大數。必有十句。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之恐。一作而不使。故曰

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

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闕文第五十五

春秋繁露卷十二終

春秋繁露

卷十二

六九



春秋繁露卷十三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宋本闕文十五行
諸本闕文十六行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彘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

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
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
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
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
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
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
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
人卧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
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

疾益甚。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
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
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
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
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
起陽。故致雨非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
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
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
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

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

春秋繁露

卷十三

三

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鷄。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愆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愆其群臣。

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
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
誅之。執法者土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爲神
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
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
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
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
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
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

春秋繁露

卷十三

四

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
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
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
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
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
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
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謂受

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春秋繁露

卷十三

五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問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生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

春秋繁露

卷十三

六

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疑是晉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徒也。司徒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

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旣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誣群禁。出輕繫。

春秋繁露

卷十三

七

去稽畱。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群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姪。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脩。去聲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群。漉陂咎及魚蟲。則魚不爲群。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

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戎摘巢採穀。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鶚群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克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

春秋繁露

卷十三

八

好媿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伺兵。入則振旅。以威習之。困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群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

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疑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鳴。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誕群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

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
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群禁。飭
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
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無決池
隄。

春秋繁露卷十三終

春秋繁露

卷十三

十

春秋繁露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蛇雷蚤行。土干木胎天卯。段鳥

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

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電。木干火。

則地動。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

霜。木干土。保蟲不為。火干土。則大旱。水干金。

則魚不為。木干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

秋榮。土干金。五穀不成。木于火。冬蟄不藏。土

春秋繁露 卷十四

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水。則冬

大寒。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

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涸。秋榮。秋一無水。水。

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

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

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紬。不肖在位。

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

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昂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國。圖究姦宄。誅有罪。莫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水不曲直而夏多暴風。春秋繁露

卷十四

二

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

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春秋繁露

卷十四

三

王者能欲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

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

榮華金從華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寒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春秋繁露

卷十四

四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煙。鳴羽去昧。一作昧慈石取鐵頸。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

倉蕪夷生於燕。橘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惟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惟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至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

春秋繁露

卷十四

五

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遽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

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四終

春秋繁露

卷十四

六



春秋繁露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繁露

卷十五

一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而事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

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曠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疑是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春秋繁露

卷十五

二

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雉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恠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

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春秋繁露

卷十五

三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泝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

春秋繁露

卷十五

四

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械櫜。薪之禔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載載。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溥彼涇舟。烝徒馘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一作平。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一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春秋繁露

卷十五

五

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群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

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閭甚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春秋繁露

卷十五

六

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

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于祭

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鼯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爲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爲聖人之言。變古異常。而

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

春秋繁露

卷十五

八

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

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以聞。

春秋繁露

卷十五

九

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騶公侯用王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類于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王有似君子子曰人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一

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王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騶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

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
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嗚天子其淳粹無擇與
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
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嵒蟲窟崔嵬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
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
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二

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
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
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
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郭防山而能清淨
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
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或是於大而水

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入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立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三

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取蒼衣拜跪陳祀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其猴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猴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

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金於壇。白杵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四

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豕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醫無興土功。聚巫市。傷爲之結。爲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爲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二丈五尺。於

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

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

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

方。浩未詳人。北方下疑少一字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

火事。煎金噐。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

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相木魚。九玄酒。具清

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五

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

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

司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

尺。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禱於各山。以助之。家人祠

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

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

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

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

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

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山神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甲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六

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宋本闕
文數行

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壇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一作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

若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卽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顧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七

杝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麴一作

麴也。夏之所受初也。杝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

稻也。冬之所畢實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

曰禘。貴所初禘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

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

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

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

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

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

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達鬼神之謂也。善乃遠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

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不能成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自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養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九

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

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托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水烈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十

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半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

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中。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二字未詳。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十一

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一作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水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木。

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人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十一

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居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儉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

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開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克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克也。外泰不若內克。而况外傷乎。忿憂恤恨者。生之傷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

春秋繁露

卷十六

三

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知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懼反

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于天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失損夭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春秋繁露

卷十六

古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溼。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春秋繁露 八卷十七 一

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

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就也。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遠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群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宜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

春秋繁露

卷十七

二

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胷。至貴無與遍。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肺肝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

苦也無爲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于淵也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王女之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最象于天也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

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常。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

春秋繁露

卷十七

四

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情。不飭其過。所以爲忠也。仗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

時允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

春秋繁露

卷十七

五

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

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卒。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

春秋繁露

卷十七

六

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殺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瞻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

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

春秋繁露

卷十七

七

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怨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于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

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不盡其。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

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

義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

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春秋繁露

卷十七

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

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于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

而最爲天下貴也。天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

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一作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道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

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
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
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
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
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
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
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知本精之至也。

春秋繁露

卷十七

十

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
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
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
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
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
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自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
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
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一作情之變謂之
外。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

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
爲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
則倫。得以諫爭。儻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是故
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
弗能入。蝸蛭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
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春秋繁露卷十七終

春秋繁露

卷十七

二



可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此句大體與前句之中含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
字樣或與而不與變懷遠無倫而不以與俗推衆強
則倫得以諫爭儻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是故
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
弗能入蝸蛭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
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